



自然启示

风轻吹,浮动在半空中的春天,在荡漾。

春在枝头

老家藏在苏北平原的深处,南边有荡,村中有河,荡里有芦苇,河边有杂树。芦苇与杂树,不只是村庄的天然绿植,更是季节的预报员。

二月三月,树率先把春天举在空中。

某一天,风还很硬,不过,空气中的寒意已经变薄了,仿佛用手轻轻一推就会裂开。河畔,枯干的柳树灰败的枝条上,突然缀上了几点新绿。它们先于人,把寒意捅了一个缺口。

像最古老的象形文字,像小小的翅膀,像一滴嫩绿的雨打开的样子,像一封等了很久的邮件,像一个个逗号。整个春天酣畅淋漓的诗章,将迅速在一个个逗号间填满。

“看啦,柳树都发芽了。”抬头张望的村民,或许并没有把这句话出口,但他波动的目光把心事全泄露了。整个秋冬,他的脸一直板着,仿佛有一种无形的钳制力封锁着表情,现在,小小的柳芽像一把钥匙,轻轻地,就解开了人的心结。一片叶子与人的故事,无声地讲述着、传播着。

每一个路过河边的人,都嗅到了空气中轻微的变化,仿佛心有灵犀,听到了指令,抬起头来。头顶上,稚嫩的三月轻轻飘荡。柳树回来了,就像亲人回家,老友探访,乡民与柳芽通过目光确认彼此,让柳芽看见自己,也把柳芽看进目光,把目光里的柳芽捎带给他。

“春天啦!”

他们不善言辞,但你从他们的面容和脚步里,知道他们在互相转告一个不需言语但心领神会的消息。

城里的四季,被常绿树木混淆了界限,看不分明春天是怎样从冬天一下子突围的。在城里待久了的人,体会不到一粒新芽对于乡村的意义。冬天的村庄,所有的草木都卸下了绿装,陷入沉寂,突然出现的一点新绿,那是色彩的革命,是生命的回归。整个村庄,就像一直冻结的大地缓缓解冻一样,悄然松动了,冬眠式的疲惫倦怠息,仿佛飘满了新雨后清新的氧。

乡村三月柳先发,春在梢头绿蒙蒙。绿色的因子,从柳树传导到槐树、楝树、桑树,每一棵灰黑色的木本植物,都接力打开绿油油的叶面。

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说:“醒来,是从梦中往外跳伞。”

叶子的爆发,就是在跳伞。不是一片叶子在打开,是亿万片叶子,一齐打开了如梦如幻的伞面,这些从板结的木纤维间义无反顾跳出来的伞兵,用一朵朵各式各样的“伞”,缀满天空。它们将在村庄的上空滞留长达八个月的时间,用静态的滑翔,演绎葱茏这个主题。

于是,村庄就更更换了崭新的页面。万木青绿疑是雾,千村如醉沐晨曦。河畔,树依照河流的走势,列成妖娆的曲线;屋舍前后,树按照“榆柳荫后檐,桃李罗堂前”的传统格局,布局着宅院的空间;田野上,树跟着堆坡沟渠,队列一样跑向远方。

于是,直线曲线的绿,成了村庄的腰肢;团块状的绿,成为村庄的身板与体量。

这么多的绿一起发力,让乡村的春天带了些蛮不讲理的味道。绿攻陷了整个村庄,让你的视野变绿,让你的呼吸吐纳里,都是绿意。我们和村庄交换着彼此的气息,各自从对方得到一部分。在乡村,人不会被激情、梦想与欲望缠身,但一定会被千百种铺天盖地汹涌而至的芬芳与色彩贯穿。

绿意驻扎。人被绿浸透式地染了一遍。

有位禅师说:“谁说心灵是指思想、意见、想法和观念?心灵指的是树木、篱笆、砖瓦和青草。”

晴川历历,芳草萋萋。树梢上的那一抹春色,就是村庄的心灵,村庄的思想。

风轻吹,浮动在半空中的春天,在荡漾。

可以触摸到的欢欣鼓舞,在荡漾。

英国华威大学在读研究生 孙羽尚



亲身体验

帛丝里的金陵绝唱

依稀记得第一次听南京白局课的情景。出乎意料,老师只有二十多岁,说着轻松逗趣的开场白,热情鲜活,看起来与现代年轻人无异。但当他板正身姿,手执弹板,和着那瓷白酒盅碰撞出的清亮绵长的节拍,开始为我们演示即将学习的白局段落时,场面又霎时跌进帛丝编织的世界中,将我们带到织造厂工人“手不停梭,口不停唱”的画面里,在弹唱间携来一捧流淌的旧时光。

这样的氛围足以让我们震撼。一群学标准普通话长大的孩子,头一次认真打量起自己的家乡方言。然而真正的学习过程却不易。听着亲切,尝试着念出来,却引得一片笑声。有些新奇,又有些扭捏。因此,在那堂课的前半段,纵使老师惊艳表演的吸引力,也没能成功让我们开口。

于是,老师干脆放弃了跟读注音的教法。就像民间堂坊中的说书人,他使劲敲了一下弹板,挣脱唱念技法的束缚,将我们循循引入白局唱词编织出的南京生活中。

“桂花酒酿小元宵”。唱词里多的是美食,也最能引起共鸣。“桂花酒酿”四字念成四种音调,“桂”字读阴平,高而长,营造语势,仿佛让人想起雨夜街头的流动餐车,餐车摊主那音量不高,却穿透力极强的一声声吆喝;“花”顺势而下,借助第一声推开的波澜,将香甜的桂花酿、软糯的元宵,气势豪壮地置在你桌前,大有把吃一碗夜宵的想法根植于你心中之意;“酒”婉转曲折,如偶遇回来觅食之老友,几番叙旧寒暄,情深意切,诉不尽满腹轶事传闻;“酿”声调渐扬,如酒气回肠,暖意渐升;而“小元宵”以入声收尾,短促伶俐,仿佛颗颗圆润晶莹的元宵滚落舌尖,收汁于味蕾,糯而不粘。如同梭子在丝线中游走,这几声独特而有辨识度的音调,编织出记忆中的城南夜话,纸面唱词因此有了些许温度。

“玄武湖台城柳丝伴湖莲,文德桥去看半边月。”“夫子庙,真热闹,民间工艺真不少。砖雕石雕手工精,竹编石画真传神。”和着琵琶曲声与金陵雅言,南京的美景也在唱词中向我们徐徐展开。本身有距离感的方言学习,在触碰到这些耳熟能详的生活地点后,有如坚冰融化在往日时光中。紫金山下,玄武湖畔,头戴折柳花环,绕湖骑行或放舟湖心;夫子庙会点缀着每一个新年的尾声,沸反盈天的人潮淹没了无忧的童年。南京话就像一个闸门,平日里安静地把守现实与潜意识的界限,但只要一经触动,无数回忆便喷涌出来。我们自认为对家乡话认知已与陌生人无异,但自幼生于斯长于斯的我们,金陵之息已经编织进我们的骨血里。这种气质将伴随我们的一生。

这处钟灵毓秀的古都,生养了百年前织布机上艰辛劳作的人们,也孕育了我们。在接下来的南京白局学习中,方言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已经刻板僵化的标本。它就生长在我们的生活中,扎根于我们的情感里。虽然无情的时光让南京话或将成为绝唱,但倘若以它为丝线,编织出六朝旧都的独特气质,编织起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共同记忆,就会永远活在南京人的心中,故乡的风景也就随思绪翩然呈现在我们眼前了。

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于乐



成长历程

这条路

有那么一条路,经历了岁月的斑驳陆离,但给我带来好多好多欢喜,不滚烫,却热烈,让我的心好暖。

锅贴大叔,章鱼小丸子兄,小圆子阿姨,烤红薯奶奶,里脊肉饼爷爷,菜煎饼大姨,铁板豆腐夫妇……他们的摊位很稳固,地位也很稳固。他们总爱唤你“宝宝”,还会每次不知疲倦地介绍自己曾经叱咤风云的厨师经历。我不止听着,还会应和着,攀谈一会儿,阿姨叔叔乐得满脸褶子。人来人往的学生也会亲切地唤着他们熟悉的昵称,买上一份经典的美味。

不知道什么时候,那条路慢慢地变长了,变成小吃街了,人流量也越来越多,更多人慕名而来,逛一逛这条繁华的小吃街。听他们育才路往昔的繁华,现在是更加“辉煌”了。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,真实的快乐,摊主有属于自己的昵称,学生也有,叫“宝宝”。

每到中午晚上饭点,路上便上演一场大出行,像是一大群“螃蟹”横行南北苑的出口,宝宝们或右或左走,都能享受到美味。

这条路,走着走着就走出了一条时尚美食街出来。渐渐地,路上多了一些新兴小吃。昨天刚刚在网上刷到的,今天或过两天就复刻了出来。鲜花烤奶茶、卷卷薯条、蘸酱麻薯,他们不约而同地出现在育才路的各处,你总是能一眼瞧到新来的邻居,不一会儿他们便名声大振,摊位前排起老长一条队伍。有很多时刻,中国人对美食的执念,就那么直白地展现在眼前。

路上,有好几家“无声”摊位,有一家“无声”米糕,我特别喜欢吃。摊位前是一对“无声”夫妇,摊位上有一排不同口味的米糕图片,我只需用手指一指,那叔叔或阿姨跟我对视一眼,用手比一个耶,我的米糕就进入制作程序了。做米糕很快,只见叔叔拿起一个模具,在里面填入碾碎的糯米粉,再往下一摞,放到蒸锅上,只消一两分钟,氤氲的水汽中,米糕就蒸好了。接着,叔叔拿着竹签插进米糕,再递给阿姨,阿姨依据我要的口味涂上各种味道的酱,最后又贴心地抽一张餐巾纸裹住那根竹签,眼睛弯弯地递给我,我摇一摇手机,示意已经付过钱了,她摆摆手、笑笑,又投入下一个制作了。

我吃着热烫的米糕,一路走在这条烟火气“熏脸”的美食街,摊主们一边吆喝着,手上也不闲着,翻炒、爆烤、调制,好不热闹!人来人往的,一拨人走一拨人走……在这美好的时光里,我们就这样流连;在这烟火人生中,我们就这样品味青春的酸甜。

盐城师范学院 王静静

